

天山诗丛



云端



周渭

新疆人民出版社

云游

周涛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3.78印张 4 插页100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0098·232 定价：0.90元

我希望能走遍天下如一个阿肯
可是我没有马
那就让我象一个云游的托钵僧吧
为了艺术向生活乞讨

——题记

开拓精神万岁

(序言)

公 刘

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下子给我邮来了十部诗稿，嘱我为这个行将问世的丛书作一篇序。我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花了整整半个月时间，逐字逐行地通读了一遍，能从歌声中结识这么一个庞大的新疆诗人群——既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开始写作的中年诗人和青年诗人，也有兄弟民族诗人，真是三生有幸；我没法子不激动，感触颇多，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

去年九月间，我去过一趟新疆；但由于所在单位一再电报催促回家参加机构改革，我被迫中断了原定的日程，把终点暂且放在伊宁，调转头便回了乌

鲁木齐，来去匆匆，见面有限；然而，纵使这样，我也自信领略了一点新疆特有的诗意。

新疆特有的诗意是什么？闭目凝思，窃以为，“开拓”二字，也许可以概括。

记得旅途之上，每当我问起下一站在哪儿歇脚时，得到的答复总是，同样的一句：再走×百里。大矣哉！新疆！这种雄伟的气魄和寥廓的境界，给了我十分强烈的印象。

应该说，收在这套丛书中的大部分诗作，一般都能反映这一特色。无论冰峰、火洲、草原、湖泊、沙漠、戈壁、毡房、畜栏、开垦、狩猎、葡萄园、坎儿井、胡杨、塔松、清真寺、巴扎、叼羊、姑娘追、热瓦甫、冬不拉……端的是这一方的水土和这一方的景观，这一方的人物和这一方的心态。没有，或者缺乏亲身体验的人是肯定写不出来的。

这又印证了一句话：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可能会有人摇头：老一套！

不错，被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真理，往往象是老生常谈。然而，如果人们真的把它当作了老生常谈对待，那就未免太轻率了；可以断言，受害者不会是别人，只能是自己。

生活是没有穷尽的，任何人都无权夸口：我的

生活已经足够了。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何况，爆发在生活中的诗的灵感，从来都是一个害羞的、胆怯的天使，她在你的视野中，绝不会原封原样地出现第二次。诗人的任务是，及时捕获这稍纵即逝的精灵，用文字加以固定，或者说，用文字加以复印。

一切全靠生活底蕴的厚实。我想，在这套丛书的作者中，凡是取得了成功的同志，都是生活的有心人。

尤其值得珍贵的是，新疆的生活既是开拓者的生活又是正在不断开拓着的生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开拓意味着进取和奋斗，意味着无所畏惧，意味着寄希望于未来，因此，它需要理想、勇气与毅力。新疆的诗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是开拓者的气质。在人与艺术的关系中，开拓意味着探索和创造，意味着革新，意味着绝不认为每件事情都有了现成的答案，因此，开拓者诗人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艺术思想体系，它要显示包罗万象，消而化之的气度，它要恪守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

纵观新疆近年的诗坛，确实令人欢欣鼓舞。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写下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章，它们

有明明白白的时代感，扎扎实实的历史感，它们有胸襟、有力度、有严峻豪迈的美，“有粗犷与细腻的适当揉合，最重要的是，它们有明天。

展望未来，我对新疆的新诗运动的前景是乐观的。乐观的最大根据是：新疆有人才，因为开拓出人才，只要不丢掉开拓精神，新疆的诗歌就一定会有更灿烂更广阔的前途。

是为序。

1984.1.11于合肥

目 录

开拓精神万岁（序言）	公 刘
天山南北	(1)
伊犁河，我常常怀念你	(7)
雪山水	(12)
歌和舞的故乡	(14)
山群	(16)
叶尔羌河流进沙漠	(18)
我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20)
巩乃斯大草原	(22)
成吉思汗山下	(27)
渔人	(29)
炼乳	(30)
凝思	(31)
藏民	(32)
哈萨克女郎	(34)
凤城	(35)
铁轨	(38)

高原与绿洲	(40)
凿石者已经死去	(42)
题昭陵六骏	(45)
谒杨虎城将军墓	(47)
殿堂	(48)
上海南京路	(51)
我看黄浦江	(53)
外滩	(54)
在天空旷野之间	(55)
硬席卧铺	(58)
通向冬天的长廊	(60)
隧洞	(62)
秦始皇兵马俑	(64)
碑林	(66)
赠剑	(68)
世间最高湖	(70)
江南农妇	(72)
喜鹊低低地飞	(74)
致思索者	(76)
细雨	(79)
我们去海西	(81)
心鼓	(84)
我宁肯当一面鼓	(86)

生命力	(88)
你将怎样回答生活	(89)
我有一盆昙花	(95)
有句话	(97)
街头偶遇	(99)
对爱情的理解	(101)
告别青春	(103)
九万里风鹏正举	李元淮(107)

——论周涛的诗

天 山 南 北

我们新疆好地方哎，天山南北好牧场……

——摘自一支熟悉的歌

来新疆二十年了，我从不曾后悔，
这大漠、这绿洲，都使我情深百倍！
在新疆二十年了，我从不曾自馁，
这冰川，这草原，都使我格外迷魅！

二十年呵，我献给她的太少，太少，
而她，却给我以诗人的热情，战士的无畏！
她用暴雪，激励我攀登的勇气，
她用狂风，吹动我生命的帆桅。

戈壁红柳，告诉我坚韧而不卑微，
雪山劲松，教育我坚强而不献媚，
绿洲白杨，启示我团结而不孤傲，
冰峰雪莲，诱导我纯洁而不自美……

二十年呵，她给予我的太多，太多，
而我，虽有一支笔，却无力将它尽情描绘。

真的，当你走遍了她的山山水水，
任何一颗公正的心，都会涌出由衷的赞美！

您瞧，七千仞高，两千多里长的天山呵，
峰嵘挺拔，耸起祖国边塞的刚强脊椎！
您看，头戴雪冠，身披春色的天山呵，
蜿蜒曲折，把苍茫浑然的边陲分出南北！

它伸出无数支脉——象强大的神经，
接连每一条大道，每一座村庄；
它派出无数河流——象奔涌的血液，
浇灌每一块田园，每一朵花蕾……

假如你是位白发苍苍的历史学家，
踏着民族团结的历史追溯，你会奋然陶醉，
疏勒城下的遗迹呵，古丝道上的驼队，
一根纽带，织进祖国史册的经经纬纬。

假如您是个精力饱满的生物学家，
沿着天山的山脉河流漫游，您会流连忘归；
山中的鸟语兽迹呵，草原的珍花异卉，
万般新奇，描绘出西北边疆的前程壮伟！

呵！这就是祖国边塞，天山南北——
南疆：绿洲戈壁开阔；北疆：雪山雪水壮美。

呵！这就是天山南北，祖国边塞——
南疆：早已众志成城，北疆：更加森严壁垒。

呵哈！新疆大好哟，新疆好美！
那么要认识新疆，哪里才是门楣？
亲爱的同志，请您登天山拾峰而上——
左览南疆阡陌披绿，右瞰北疆峡谷添翠！

告诉您：我曾在北疆长大，
对北疆，我不能不怀有特殊的情味。
伊犁河里，我曾放过木筏摇过摆渡，
我知道，哪儿林密、草茂、水深、鱼肥……

我曾在巩乃斯草原的三月春播打犁，
那每一行犁沟，都会站起万株麦穗；
我曾在阿勒泰高原的十月巡山打猎，
那每一阵枪声，都会换取一批宝贝！

夏牧场激水般的马群呵，匹匹健美；
冬窝子层云般的羊群呵，只只膘肥。
果子沟，撒满珍珠彩贝的绿色峡谷；
察里木，汇聚千峰万壑的碧蓝清水。

至于哈萨克的性格嘛，也确实难以描绘；
老人慈祥而又威猛，姑娘豪放而又妩媚；

青年热情而又刚健，孩子天真而又聪慧。
若不信吗？请参加阿肯弹唱会——

东不拉已经拨响，哈萨克歌声清脆；
粗犷的笑声，诙谐的比喻，巧妙的答对；
篝火刚刚燃旺，草尖洒满金辉，
一颗颗热爱北京的心呵随着雁群远飞……

可是呵，北疆虽好，南疆更美。
因我战斗在这里，不能不有点“本位”。
您看，沙漠犹如海洋，绿洲却似舰队，
一艘艘向深处驶去，逼得沙浪后退！

一排排白杨林带哟，象舰队犁起的浪花；
一片片银色棉田哟，象舰队布下的余晖。
向塔里木进发，向塔克拉玛干进发，
坎土曼就是桨，在百万社员手中挥……

我到过喀什噶尔古城，果然名不虚传，
街道上春花缤纷，田园里果甜瓜脆；
我到过塔什库尔干高原，边防哨所，
窗口前红日如轮，冰峰上马蹄声碎。

停车戈壁，你会听到水库渔歌，
恍然身在江南，柳荫下呆看鱼儿摆尾；

走访庭院，你会看到织毡之家，
仿佛误入仙境，日观峰纵览云霞熹微。

至于维吾尔的性格嘛，使我深感钦佩；
淳厚而有韧性，有如负载远行的驼队；
朴实而又顽强，有如林间的笨鸟先飞，
你不信吗？请参加公社“刀郎舞会”——

歌者深沉召唤呵，舞者缓慢舒臂。
老翁捋须让酒呵，少年抚胸递杯。
击节助舞的振奋，场上旋转的扬眉，
分明是传统舞蹈，却象祝捷誓师会！

呵！南疆有和田美玉，北疆有阿山纯金，
南疆有戈壁油海，北疆有岭下层煤；
呵！北疆有傲雪青松，南疆有迎春红梅，
北疆已烟囱林立，南疆更大步紧追！

您看，这就是咱们新疆，天山南北，
几十个民族的儿女呵，生活在她怀内；
您看，这就是天山南北，祖国前哨，
一千一千万英雄人民，战斗在她周围！

您若问我：是南疆美还是北疆美？
我说：前进的车轮哟，总要成双成对！

您若问我：是北疆好还是南疆好？

我说：那好比鹏鸟的翅膀，缺了哪边都不能奋飞

.....



伊犁河，我常常怀念你

尽管过去的岁月已经象梦一样遥远了，
伊犁河，我还是一闭眼就常常想起你……

我怀念三月的桃花染红的维吾尔庭院，
我怀念五月的牧草铺厚的巩乃斯大地，
我怀念野马渡前饮马的哈萨克汉子，
我怀念激流之中放筏的伐木工兄弟……

你还是那么静静地流着吗？伊犁河，
在草原独有的朦胧月光下流动，没有声息；
象天山身上一条银灰色的带子偶然失落，
你抛撒得多么弯曲自如，多么随意！

你还是那么稳稳地流着吗？伊犁河，
带着浓郁的果香和马群粗野的鼻息；
你是个裸露着臂膀推转水磨的健美农妇，
还是整天围着果园子唱歌跳舞的活泼少女？

尽管过去的岁月已经象水一样流去，